南方版中原文化

——黔川行之三

■旅罗华商 文 扬

中华九州大地，明显地分为南方和北方。林语堂当年写《吾土吾民》向世界介绍中国，开篇即讲“南方与北方”这个大差异，非如此无以论其他。

南国多山多水，森林繁茂，物产极多，可以为人类提供很好的生存条件。那些失去了原有家园的人群，一旦进入了南方葱郁的山林，就可以借助其自然条件存活下来，即使不能重建往昔业祚，至少也可以休养家族血脉，徐图光复之志。而这个自然地理特点，恰恰成了中华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南国，这样一个可以收纳所有流亡者并为其提供休养生息凤凰涅槃自然条件的广袤疆域，中国历史不会如此这般，文明的延续和再生也都将大有问题。

最早的故事，四千五百年前，黄帝代表的新文明在中原崛起，先后在涿鹿之战中打败蚩尤，在阪泉大战中打败了炎帝，而正是南方的山林，收纳了蚩尤和炎帝的残部，成为后来的苗族等南方蛮族。

以蚩尤和炎帝的后代为文化的“地基”，此后的南方历史，就好像是不同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在这个“地基”之上的逐层叠加。

贵州安顺，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云贵高原深处，沿当年经黔入滇的古驿道，星罗棋布地散落着数百个600多年前明代修建的屯堡，里面至今仍居住着当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大军及其军属的后代。他们不可思议地固守着祖先们从江淮带来的一切文化，600多年不变，直到一步步成了今天的“中古汉文化”活化石。

600多年的文化活化石，在苍茫南国大地上，还属于最新的一个“文化层”。从黄帝直到明清的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每一次中原人的大规模南迁，都会像洪水冲击一样，将当时的中原文化带入南国，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层”。这些代表不同时代的“文化层”一层一层地叠加起来，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南方版中原文化”。

最大的几次“文化层”叠加，当属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大迁徙”。早在秦朝，就曾有国尉屠雎赵佗发卒五十万征伐南越。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广东河源龙川的佗城村，仍可见当年中原大军的后代，全村两千多人分为140多个姓氏，一一昭示着他们的中原祖籍。

此后两千年，客家人南迁导致的“文化层”叠加不断发生。既有如汉室衰败、五胡乱华、晚唐割据、金人南下等乱世时期“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的流民大迁徙，也有如三国和南宋时期“衣冠南渡”的王室南迁，还有如唐末王审知称闽王之后河南光州氏族成批的南投。“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客家源流考》的作者魏应麟教授如是说。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如果说“南方版中原文化”是一层层衍生物，一堆堆活化石，那么，所对应的那个文化母体，就应该是更高等的、活生生的、完整无缺且连续贯通的“原版中原文化”。

按说是这样。在各个客家文化集中地，包括安顺屯堡这种“文化活化石”所在地，人们能够从现存遗迹中强烈感受到那种朝圣一般坚定不移的精神指向。这些南迁的中原人，无论是避难逃亡的流民，还是屯军实边的军民，都决不改变自己的文化归属，即使到了天涯海角，进了深山老林，也坚定地自认为是中原人，是华夏人，是汉人，不肯将自己混同于周围的蛮族。他们大多是被迫南迁的，从离开中原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处在了一种身体与心灵的分离状态，因为心灵永远留在了故土，与“原版中原文化”紧紧相连。

身为“原版中原文化”中人的华夏人当年那种独步天下的文化优越感，今日的中国人已难以想象了。一个人人都从小即懂得“仁者爱人”，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族群，遇到那些还处在“贵健壮，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这种程度上的异族，基本上无法平等交流。到了明代，华夏文明已处在顶峰，关于玉石，已有玑、玒、玚、玖、玕、玘、玭、玥、玮、玲、珲、玦、珏、玩、玠、珒、琚、琦、珺…等上百种分类和鉴赏，也无法再与他者文化圈中人分享。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此言，至迟到明代西南屯边时，还一直都是如此。今日贵州安顺那些保存完好的屯堡，就是明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曾经傲视四方的“诸夏”，作为母体文化的“原版中原文化”本身，不会在中原本地逐渐沦落。历史上，很多次中原人南迁，都是胡人自北南下征服北方和中原的结果。尽管在文化上征服者也被同化，但毕竟在政治上形成了长期的“胡汉分治”，与汉人对南方蛮夷的强势同化大不相同，前者实际上导致了低等文明对高等文明的摧毁和取代，与欧洲历史上北方日耳曼蛮族对古罗马文明的摧毁和取代类似。

就这样，中国的南国大地，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起到了既接纳低等文明又收容高等文明的双重作用。中原的文明崛起了，南方茂密的山林接纳战败者，中原的文明衰落了，南方灵秀的山水收容流亡者。秦时明月汉时关，无论是哪个时期，中原文化的“真迹”都可在南国大地上找到，包括语言和习俗，那些在北方早已不见了踪影的古代功名文化、宗祠文化、婚嫁文化、祭祀文化…

这就是“南方版中原文化”的历史意义。

2014年8月13日（完成于香港会所）

世界权力的秘密地图

在棱镜门丑闻中，美国国安局等情报部门对各国公民乃至政要的通信进行监听的丑闻被曝光。实际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也在秘密行动。

“像你监听我一样监听你!”德国《图片报》近日刊文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总理默克尔手机丑闻平息后，德国数家媒体根据德国联邦情报局内部文件爆料称，该局也监听过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现任国务卿克里。

“如果属实，这次曝光将使德国政府颜面无光。”美联社说，德国数月来一直谴责华盛顿对德进行谍报工作。但德国官方强调，这不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的监听项目，希拉里和克里的通话只是“意外”。

德方承认，“无意”截获过多名外国官员的通话内容。德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南德意志报》，德方窃听到希拉里谈话并不属于任何德方针对美国外交官的窃听计划，而是德方针对中东恐怖嫌疑分子的监听行动，两次都是“偶然”听到的，因为监听对象使用的恰好是同样的频率。

另一名消息人士则称，德国情报机构意外截获希拉里谈话内容后未立即销毁，是“白痴行为”。德国《柏林晨邮报》说，“偶然”的机会，说得倒好听，要知道，美国国务卿的电话都是加密的，需要极其复杂的解密技术。

德国监听活动还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友好国家”。德国联邦情报局多年来一直在监听土耳其。德国政府一份报告显示，自2009年起，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便是德方的正式监听对象。德国政府每四年决定一次情报局外国情报部的工作重点。

分析认为，此前美国监听默克尔手机严重打击德美关系，现在德国政府不免陷入尴尬。但德国执政联盟的基社盟内政专家汉斯—彼得·乌尔则对这一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猜测，这是美国情报部门对抗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已故记者、作家何塞普·普拉曾把人分成三类：朋友、认识的人、点头之交。各国间谍机构在处理

事务时也遵循类似原则：与朋友建立他们所谓的全面合作，与认识的人进行重点合作，与点头之交进行有限合作。其他人都是对手或敌人，是全面监控的对象，不进行任何合作。

西班牙《国家报》副总编路易斯·巴塞茨说，人们认为自己对情报机构非常了解，但也要明白，与他们不知道的相比，他们知道的仍然很少。他们知道，华盛顿最亲密的朋友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大西洋宪章》打造的。

后来，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了“五只眼”情报联盟，主要目标是苏联。但直到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爆发前，他们对华盛顿“认识的人”和“点头之交”的圈子仍知之甚少。

世界上有许多地图，如地理地图、人口地图、经济地图、军事地图，以及政治地图。这些地图可以为人们提供关于各国实际权力范围和治理方式的信息，但都无法像监听地图那样向他们讲述关于统治和霸权的赤裸裸的现实。

这是唯一能精确描述各国权力等级关系、依附关系或往来情况的地图，但不便之处在于它是秘密的，而且由于老大哥将其与大数据联系起来，其中包含了数量达天文数字的信息，很难对其有全面认识。

路易斯·巴塞茨指出，席卷全球情报界的爱德华·斯诺登旋风产生了诸多影响，但归根究底，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模糊说法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份世界权力地图。

他们只是揭开了罩在伴随国家权力产生的大量卑劣行为上的毯子的一角。虽然内容不多，但使他们对这些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依附和从属关系及其使用的大量欺骗理由和伪善做法有了极大了解。

人们看到，围绕在华盛顿所拥有的16个情报机构周围的最亲密的朋友圈是“五只眼”情报联盟，正如斯诺登提供的一份文件所说，这些国家与美国建立了长期互信，并共同承担风险。

它们与美国进行“全面合作”，意味着共享几乎全部信息，而且在理论上可以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以野蛮的方式相互监听。

第二个圈子是北约盟国，其中包括德国和西班牙。美国与这些国家有密切合作，重点是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领域，不排除以后他们会相互监听。

斯诺登提供的资料显示，第二个圈子不包括法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具有长期监听传统的国家——要求它们不监听是无知的表现，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圈子也不包括属于第三个圈子的国家，即普拉所说的“点头之交”，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属于这一类，这些国家都是进行有限合作的对象，必要时会成为大规模监听的对象。

路易斯·巴塞茨称，一部分情况人们过去就知道，还有一部分是从斯诺登提供的文件中得知的。现在，新的数字信息给旧的监听故事增添了新的趣味，从中可以推断出一些新情况。

例如，仍不清楚某些国家在这个监听地狱中到底属于哪个圈子。巴基斯坦在敌国圈子——与俄罗斯和中国同列——和现在所处的暂时性盟友圈子之间摇摆不定。

法国和以色列本应天然属于第二个圈子，而且很难理解德国不在第一个圈子中。这些疑问引出了关于当前这场冲突的一种猜测：或许问题正是因为德国不想继续留在第二个圈子。

归根究底，人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即将迎来一种监听活动的新秩序，而且这必将忠实反映新的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其中将不可避免地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人们不妨猜一猜谁受益、谁受损。

英国情报部门扫描32国端口

在棱镜门丑闻中，美国国安局等情报部门对各国公民乃至政要的通信进行监听的丑闻被曝光。实际上，英国、加拿大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也在对他国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安全扫描，以求发现可以利用的漏洞或是“肉鸡”（隐藏攻击者身份、代为发起攻击的电脑。）

据德国科技新闻网站Heise近日报道，英国情报部门GCHQ，曾经在2009年，启动一项名为“Hacienda”的情报收集计划，并对至少27个国家电脑系统进行了端口扫描。

互联网基于TCP/IP协议，所有的访问请求和答复，均通过一个个TCP端口来实现，这个端口相当于联网电脑和服务器的“眼睛耳朵或嘴巴”。

在安全行业，无论是不良黑客，还是信息安全公司，都时常会对客户电脑或服务器进行端口扫描，以便发现是否有漏洞存在。

据透露，GCHQ曾经将上述安全行业使用的手段，用于针对其他国家的情报采集。

其中一份文件显示，27个国家联网电脑的端口进行了完整的扫描，而其他5个国家，则完成了部分扫描。

据称，英国情报机构所扫描的通信协议端口，涉及SSH加密协议、用于远程网络管理的SNMP协议等。

据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将通过大规模端口扫描获得的漏洞信息和情报，分享给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部门。其中，这些情报部门一般使用一种名为“Mailorder”的安全加密手段，传输情报内容。

Heise网站还披露了加拿大情报部门CSEC的另外一个计划“Landmark”。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寻找到所谓的“行动中继箱”（ORB，类似于国内所称的“肉鸡”）。

这些ORB，其实是被攻击者攻破、控制的联网电脑系统，被植入了攻击程序。在特定时间，攻击者将会利用“肉鸡”对目标服务器发动攻击，而被攻击者将无法调查出黑客的真实身份和地理位置。

上述德国网站透露，仅仅在2010年2月的一次训练中，加拿大情报部门的八个“网络漏洞利用分析小组”（每组三个人），发现了3000台“肉鸡”电脑，可以在日后被CSCE所利用。

Heise网站的一位撰稿人格罗瑟夫（ChristianGrothoff）表示，西方的情报机构从技术上实施以上计划，这并不出乎意料。然而，这些情报机构攻击的是普通百姓的系统，此外还在他们的电脑上安装恶意软件，对其他更多的系统发动攻击，这种行为毫无理由、令人震惊。

格罗瑟夫效力于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他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增强联网电脑和服务器安全性的技术“TCPStealth”。这种技术，相当于对通信双方的电脑和服务器端，增加了一次密码验证。

格罗瑟夫举例说，比如一些服务器和路由器，由管理员通过远程进行管理，管理员不希望外部能够访问管理端口，于是可以面向获得授权的管理员小组，提供密码口令认证。

即使攻击者能够和目标服务器建立连接，但是如果口令不正确，双方将无法通行。